

编者按：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跨越沙漠，扬帆万里，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也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之路。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本版邀请敦煌研究院院长和福建博物院院长撰文，让我们与笔墨为伴，踏上古老的丝绸之路，感悟新的时代内涵。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被誉为“人类文化运河”和“欧亚大动脉”的丝绸之路经由敦煌，将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连接起来。以莫高窟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延续近2000年，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等外来文化交融荟萃的结晶，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流散到国外，众多国家学者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的丰富内涵与珍贵价值，敦煌学成为国际汉学中的显学，敦煌研究院亦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加强敦煌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推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敦煌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

在国际上举办敦煌艺术展览，是近年来敦煌研究院讲好敦煌故事、推动敦煌文化走向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奥地利、法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举办敦煌艺术大展和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公益巡展，并推动敦煌文化创意体验活动走进澳大利亚和泰国等国，增进世界人民对敦煌文化的认识。

敦煌石窟蕴含丰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历经数千年时光淘洗，石窟壁画面临退化危险，如何永久保存敦煌石窟信息？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锦诗首次提出“数字敦煌”概念，即利用数字技术永久且高保真地保存敦煌壁画和彩塑信息。3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专业数字化工作团队积极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逐步建立起准确、真实、高清晰度的“数字敦煌”资源库，为敦煌石窟保护、敦煌学研究、敦煌文化弘扬提供重要支撑，成为数字时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宝贵资源。

今天，“数字敦煌”已成为面向全球传播敦煌文化的重要窗口和知名品牌，昔日不可移动的石窟文物插上



数字技术的翅膀，飞向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2022年，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上线。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壁画元素进行识别和汇聚，19类专题约6500份来自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档案向全球开放，为公众提供敦煌文化的共享共创平台。2023年，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上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开启沉浸式线上文博之旅。探索路上步履不停，“数字敦煌”持续为跨文化传播、创新文化成果提供精彩样本。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没有止境，通过不断探索融合方式和传播模式，敦煌文化遗产和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洞窟里的文物正不断“活”起来、“走”出去。比如，我们利用新媒体平台推出的《敦煌岁时节日》《和光敦煌》《字在敦煌》等数字媒体品牌，以及“云游敦煌”小程序、敦煌动画剧、点亮莫高窟等数字创意传播项目，就是全年龄段都喜爱的数字产品。其中，“云游敦煌”小程序于2020年初推出后广受欢迎，配音版的“每日敦煌画语”带给人宁静平和；黑米、蛤粉、松绿、空青……以壁画千年盛彩为线索，小程序将壁画之美推送指尖，多角度多维度地丰富人们的视听感受。仅2022年，敦煌研究院融媒体平台浏览量就超过2亿人次，访客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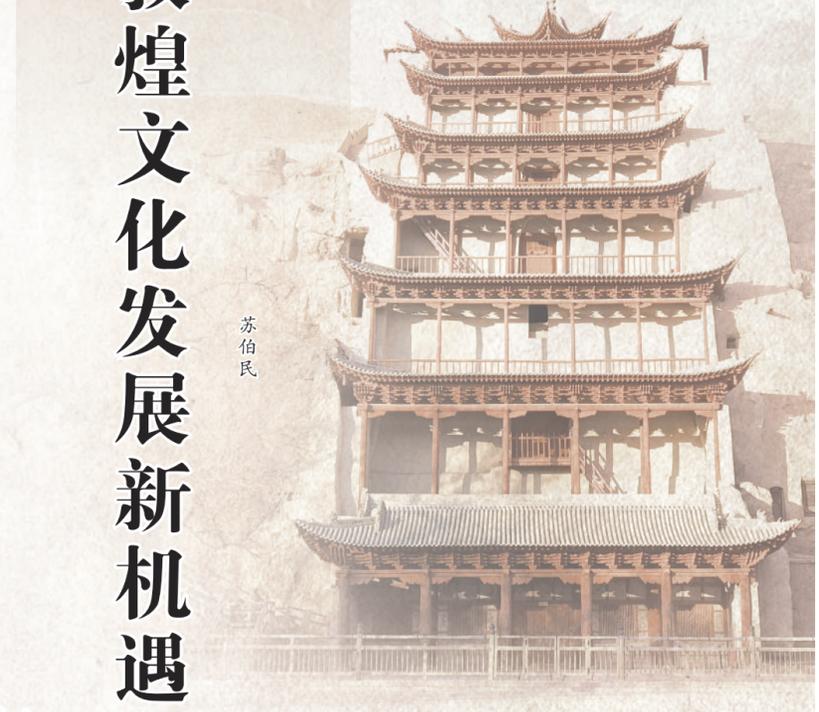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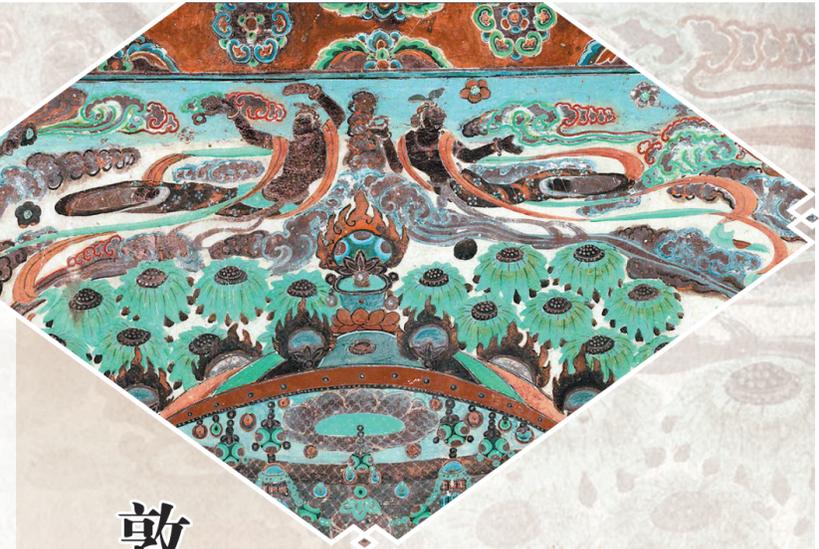
推动敦煌学国际研究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作为国际显学，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从事敦煌学研究。搭建敦煌学研究国际化平台，恰当其时。

敦煌研究院先后成立“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和“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英国、法国、印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高校、博物馆、科研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我们举办“敦煌论坛”“从波斯波利斯到敦煌”“阿旃陀与敦煌”“从巴米扬到敦煌”等50余次国际学术会议、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修班，吸引众多海外学者参加；充分利用丝绸之路

做好文化交流桥梁纽带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敦煌研究院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人文交流活动。2018年，敦煌研究院派遣由石窟考古、美术、历史学、文



物数字化、文物保护等领域8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赴阿富汗开展文化遗产学术考察，这也是我国文化遗产学术团队第一次在阿富汗进行学术考察。代表团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举办“敦煌壁画展”，考察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阿富汗国家档案馆、法国阿富汗考古中心等，详细了解巴米扬省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和需求，提供针对性建议，讨论未来加强合作的领域及方式，共同守护和弘扬丝路历史文化遗产。

2022年开始，敦煌研究院在中国驻德国、亚美尼亚、尼日利亚、马耳他、乌兹别克斯坦等9个国家的使领馆举办“敦煌文化环球连线”系列活动，扩大敦煌文化的国际“朋友圈”，国际反响超出预期。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黎开盛认为，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经卷证明，古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更是东西文明互鉴之路。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不同国家有着共同目标的人民连接起来，为这条古老道路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敦煌文化发展带来新机遇，敦煌文化也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文化支撑。10年来，敦煌研究院专家多次前往伊朗、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开展丝绸之路古遗址考察与交流，加深中国和丝绸之路相关国家的联系。2017年，应吉尔吉斯斯坦方面邀请，国家文物局部署敦煌研究院对纳伦戈奇戈奇尔库姆—多波镇古城堡遗址保护修复项目开展保护可行性研究。在对这一古代城堡遗址全面调查研究基础上，实施文物本体保护、数字化保护、遗产预防性保护和展示等工程项目，为我们与更多国家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随着对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古代遗址考察的逐步展开，我们发现，虽然各国文物建造材料和工艺不同，但丝绸之路相关遗址文化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敦煌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成套技术不仅在中国200多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得到有效应用，也可以在丝绸之路相关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今年，我们就承担了国际援助项目“援缅甸蒲甘冰瑜寺修复项目壁画保护信息提取技术合作项目”，通过数字影像采集技术、数字摄影技术和三维激光扫描等手段对他冰瑜寺一层西门券壁画、北门遗址等进行详实准确的全过程信息提取。未来，我们将继续前往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为支持保护研究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贡献力量。

走过1700多米长的敦煌莫高窟，如同走过数千年历史。这是交融互鉴的历史，也是合作共赢的历程。未来，敦煌研究院将进一步深入挖掘敦煌文化价值，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宝贵机遇下，发展建设敦煌学研究高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铸就中华民族采众长的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作者为敦煌研究院院长）

敦煌文化发展新机遇

苏伯民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散花飞天》局部。
莫高窟九层楼外立面。
莫高窟第257窟西壁《九色鹿本生故事之九色鹿》局部。

以上图片均为敦煌研究院提供

丝路帆远“福”满航

傅柒生

远洋输珍 归舶载宝



唐代中期，人们口中提到的“广州通海夷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早”名字，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这条航道从广州出发，经屯门山、七洲列岛、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进波斯湾，直达东非海岸，是一条连接东西的远洋航线。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这条与陆上丝绸之路交相辉映的重要交通线路是古人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以舟船为交通工具，绵延万余公里，连接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贸易大通道。历载千年，舟行万里，海上丝绸之路开拓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搭建彼此了解的桥梁，是一条经贸之路、文化之路、友谊之路与和平之路。

《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闽，是福建省简称，长达3752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仿佛闽人以海为田的海洋田埂。背山面海，向海而生，早在新石器时代，福建先民即孕育形成福州昙石山、平潭壳丘头等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唐代以降，福建在海上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福州港、泉州港、漳州港先后成为国际性贸易大港，留存至今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宋元时期，泉州是堪与埃及亚历山大港比肩的世界大港，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言：“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北宋诗人李昉也曾咏叹“苍官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可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彼时文化交流之频繁和商贸往来之繁荣。

舟行万里 “福”航天下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破浪前行者，多为“福船泉舶”。“福船”，又称福建船、白艚，与沙船、广船和浙船并称中国四大古船，因设计独特、结构坚固、抗风力强和适航性好著称于世。南宋漕运总管吕颐浩在给宋高宗的《论舟楫之利》中写道：“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州船又次之。”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船队扬帆异域，庞大且稳定的郑和宝船便是福船。福船尤以发明水密隔舱闻名天下，这种技艺在宋元时期已颇为成熟。曾有国外水手在航海日记中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船看起来朴实憨笨，但触礁后居然不沉，依然能安稳航行，此为何因？

“泉舶”即宋时从泉州出发航行的中国船。北宋谢履记载：“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港无穷，岁岁造舟通异域。”在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笔记中，规模最大的中国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今泉州）建造”。

与当时先进的船舶建造技艺相呼应，以泉州港、福州港为代表的福建沿海港口贸易空前繁荣。福建沿海也因此成为古代意外沉船最多的海域之一，水下文化遗产中既有沉船遗址，也有古代船舶避风交易的锚地遗址。伴随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昔日乘风破浪的一艘艘宝船陆续浮出水面，“驶”入当代人视野。比如，闻名遐迩的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南澳一号”“碗礁一号”等。

1974年考古发掘的“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是南宋时期在福建建造的福船。这是一艘罕见的、由海外返航的古代远洋商船，有完整的航行贸易轨迹、相对完好的船型本体和众多船载实物，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誉其为“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艘沉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有13个水密隔舱，总载重量超200吨，残存货物最多的是近5000斤从东南亚舶来的香料药物，降真香、檀香、乳香、龙涎香、沉香、胡椒、胡椒……无不是宋元时期广泛应用于生活和医疗领域的热门进口商品。此外，沉船出土物中还有水货牌（签）、铜铁钱、陶瓷器、象棋等14类69项物品。

一艘艘宝船如同一粒粒承载往事的“时空胶囊”，于无声处静静等待人们的发掘。马可·波罗曾详细描述自己在泉州所见到的宋船：“此种船舶，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层，其板刨光涂油，结合于原有船板之上，其单独行动张帆之二小船，修理之法亦同。应知此每年或必要时增加之板，只能在数年间为之，至船壁有六板厚时止。盖逾此限度以外，不复加板，业已厚有六板之船，不复航行大海，仅供沿岸航行之用，至其不能航行之时，然后卸之。”约700年后，“泉州湾后渚港宋代海船”考古证实了这一记录之确切。

丝路帆远，舟楫耕海。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带来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等异域物品。如若拟用中国戏曲行当之名比喻丝路商品，丝绸似靓丽花旦，陶瓷若英俊小生，茶叶则如端庄青衣。

苏杭丝绸名满天下自不必言，福州亦有座南宋丝绸宝库。1975年，福州黄昇墓出土354件宋代服饰及丝织品，面料囊括绫、罗、绸、缎、纱、绢、绮，多为生织匹染的家蚕丝织物，款式有袍、衣、背心、裤、裙等20多种，织物丰富且精致，不仅证明了宋代福建丝织业的繁荣与先进，还同时展现了当时女性生活的优雅风貌。

越窑、龙泉窑等青瓷，邢窑、定窑等白瓷，长沙窑、漳州窑等彩瓷……除了丝绸，中国瓷器也经由海上丝路远销海外。“何年碧像灵岩岫，踏碎琼瑶尽作泥”，福建德化白瓷甜净温润、白如凝脂，相传最早由马可·波罗带到欧洲。今天的大英博物馆不仅保留着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座位，还陈列着几尊马克思研究过的德化白瓷。德化白瓷以一抹素雅圣洁的“中国白”惊艳世界，也成就众多能工巧匠。生活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何朝宗就是德化窑瓷塑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以观音、罗汉等佛教造像居多，被视为独一无二的珍品。福建博物院馆藏有一尊明代德化窑白釉佛祖坐像，妈祖头戴方形平顶冠，身穿冕服，正襟端坐，传神地表达出对海上众生的关注与庇佑。

与后渚港宋代沉船航路相向而行，“南海一号”是南宋初期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南海一号”从泉州港驶出，自1987年在广东省台山市海域被发现以来，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其中大量是福建德化窑与闽清窑的外销瓷器。“泰兴号”则是1822年从厦门出发，为避海盗抢掠绕道西沙而触礁沉没，在打捞出超过35万件瓷器中，大部分为福建德化窑器，规模之大、做工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1271年至1368年间，一艘满载龙泉窑瓷器的船只在福建圣杯屿海域沉没。直到2022年相关遗址水下考古工作开展，这艘船才走进公众视野，其出水文物丰富多彩，从“双鱼洗”到“菊花碗”，从高足杯到印花瓷盘，令人不禁畅想彼时中国瓷器漂洋过海的繁盛景象。

远洋输珍去，归舶知舶来。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将中国传统物产与审美风格远播海外，也源源不断地将各具特色的异域文明引入中国。福建博物院有一件“镇馆之宝”：五代十国时期



的孔雀蓝釉陶瓶。这是国内迄今发现最完整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形似橄榄，器体硕大，表面均施蓝釉，如大海之色，洋溢着浓厚的异域风情，学者推断系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经丝路传入中国的香料，则直接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延续至今。早在汉代，原产于印度的胡椒就经波斯传入中国，不仅作为饮食调味品，还被写入《本草纲目》，成为常用药。丁香、肉桂、肉豆蔻也早已成为中国饮食调味的一部分，乳香、没药、沉香、龙涎香等，则多被制成生活或礼仪香料。经由迤逦蜿蜒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些舶来品与输出物交错往来，相得益彰，展现出彼时东西方之间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图景。

海上丝绸之路纵横通航于古代世界的绝大多数海域，成为东西方交通往来和经济贸易的渠道，不同文明相互沟通的纽带，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文明互鉴之路。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海上丝绸之路走进更多人的视野。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期待我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肇启的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丝路精神，赓续历史文脉，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福建省文物局局长、福建博物院院长）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五代闽国王延翰铜鎏金狮子炉，体现了中外海上贸易兴起时期中国金属器物的先进制造技艺，现藏于福建博物院。

明德化窑贴胎梅鹿高足杯，经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现藏于福建博物院。

清青花黄釉葫芦瓶，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出水器物，现藏于福州市博物馆。

以上图片均为福建博物院提供

本版责编：王佳可 徐馨 庄雷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f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